

一位原十八军老战士的川藏情缘

□晚报记者 董雪丹 徐松 文/图



历史的见证



川康康青两路筑路纪念章



每一枚纪念章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上接 A06 版)

两次进西藏 收获各不同

“1951年,我跟着大部队第一次进藏,如果说走的这路有多难,那真是难于上青天。我们是一边走一边炸山、搬石头开路,只要是解放军部队过去的地方,铺平了便民的道路、行军的道路,我们还说为康藏人民铺平了社会主义道路。”说着,孔远华为父亲递来一杯水,“我不渴,你们喝吧。”老先生越讲越有精神,满是对那段岁月的神往和留恋。

孔令言说,进藏之后,张国华将军率领的前方指挥部前往拉萨。他所跟随的原十八军陈明义参谋长军部后方司令部来到了甘孜,主要负责前方司令部的一切供应,孔令言也从十八军印刷厂调到了军部政治部当收发干事。“那时候,信件、文件、密件都是我收发。”记者注意到,每一次讲到自己供职于部队的时候,孔令言的眼睛就格外有神。

在孔老先生珍藏的一个信封上清晰地记录着这样一段经历。1953年,部队战事间隙,受军部政治部特别安排,孔令言回到四川大邑县军大八分校学习,1954年到重庆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陆军步兵学校学习,1955年8月1日,被授予陆军步兵指挥官、少尉连长,随后被分配到

抗美援朝第三十八军。

孔老先生说,根据上级安排,1958年他到黑龙江北大荒兵团搞建设,先后在虎林、通河、牡丹江工作过,1960年又被派去内蒙古满洲里,1963年转业到项城市新桥区任武装部长、区委员,这些年曾在项城付集镇、秣陵镇任职,1993年离休。

其实,在此期间,孔老先生有着第二次进藏经历。那就是1979年,援藏政策下达之后,在别人徘徊进藏是否艰苦、对进藏充满疑问的时候,已经在项城付集任职的孔令言主动请缨去援藏,而且带上了18岁的女儿孔远华,因为他知道西藏教育条件不好,孔远华援藏任教,可以把丰富的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孩子们。

“我第一次进藏,随着张国华军长的部队解放了西藏,收获了和平;爸爸第二次进藏,跟着他一块儿去,我收获了爱情。”原来,孔远华在援藏工作时认识了当时在西藏军区阿里当兵的四川小伙子贾远朝,对四川、西藏有着特殊情结的孔令言非常赞成女儿和贾远朝的交往,还在他们的婚礼上唱了一曲《二郎山》。贾远朝转业之后,也随着孔远华一起回到了周口。

一位老战士 几代好家风

“爸呀!你这可是放了60多年的宝贝呀!”看到孔令言老先生拿出的一个针线包,孔远华一眼认出是小时候曾经见过一次的父亲的“珍藏品”。记者看到,这个针线包是军绿色的,应该是部队发的,像个小书包一样带盖、里面有3个小口袋。而这个针线包里,还放着更值得宝贝的宝贝——十多枚纪念奖章。

“我爸生怕弄丢了,我们参加工作这些年,就是给我们讲部队的故事,他也没舍得拿出来过,记得还是我小时候曾让我们看过。后来我们长大了,对他的过去也慢慢有点淡化了,其实想想,这里面每一枚纪念章都是一段故事呀,每一段故事都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姐弟5个的骨子里,通过我们传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这个家庭影响深远。”孔远华说得很动情。

孔老先生打开两层牛皮纸,翻出两个信封;其中一个信封里装着针线包,针线包里面是一枚枚用稿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纪念章;另一个信封里装的是步兵学院毕业证、兵役证、转业证等各种证件,虽然有的纸张泛黄了,但保存非常完好。细心的孔令言把每一枚纪念章、每一个证件的外面都包着一层稿纸。

记者看到,兵役证上标注着少尉军衔、陆军步兵指挥,参加过淮海战役、成都会战等。有1950年12月1日由西南公路局制的川康康青两路筑路纪念章,有1952年8月1日由西南军区颁发的解放西藏纪念章,有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有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有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一枚十枚。

“这一枚有分量,是河南省委去年颁发的50年党龄老党员纪念章。”孔远华指着一枚金灿灿的纪念章说道。

“我爸经常教育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上一代人用鲜血换来的,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他看电视喜欢看军事节目、看新闻,有时看到感触深的地方,会挨个给我们姐弟几个打电话,告诫我们注意艰苦朴素,注意清正廉明,注意勤俭节约,哪一个不听话我都不愿意。”孔远华作为老大姐,特别是跟着父亲去过西藏,能深深理解孔令言。在这个家庭里,逐渐形成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热情奉献、洁身自律的良好家风。

面对这位有着67年党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战士、老党员孔令言,听他讲起往日的岁月,突然就想起一个词:“不忘初心”。